

八

鲍氏父子

原著

吴敬梓

编绘

徐柏生

河北美术出版社

儒林外史

◎ 漫画中国古典名著 ◎



『儒林外史』

八

原著：

吴敬梓

编绘：

徐柏生

鲍

氏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父子

河北美术出版社

(冀)新登字 002 号

责任编辑 张 星 刘 畅 李 伟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儒林外史. 鲍氏父子 / 徐柏生编绘. — 石家庄: 河北美术出版社, 2003.1

(中国文学名著卡通故事库)

ISBN 7-5310-1968-X

I. 儒... II. 徐... III. 漫画: 连环画 — 作品 — 中国 — 现代 IV. J228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96159 号

彩页绘画: 徐柏生

文字改编: 王 惠

漫画主笔: 徐柏生

漫画助手: 冯 丽 李 娜 刘 哲 尚云辉 赵博学
张 伟 赵博古

电脑制作: 张雪皎 杨青丽 孟 薇 贾若飞 何旭东
温 馨 徐怡宁

鲍氏父子	原著: 吴敬梓 编绘: 徐柏生
出版发行	河北美术出版社
地 址	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050071
制 版	河北神兴数字技术有限公司
印 刷	保定市印刷厂
开 本	880mm×1230mm 1/32
印 张	4
插 页	2
印 数	1~10000
版 次	2003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8.8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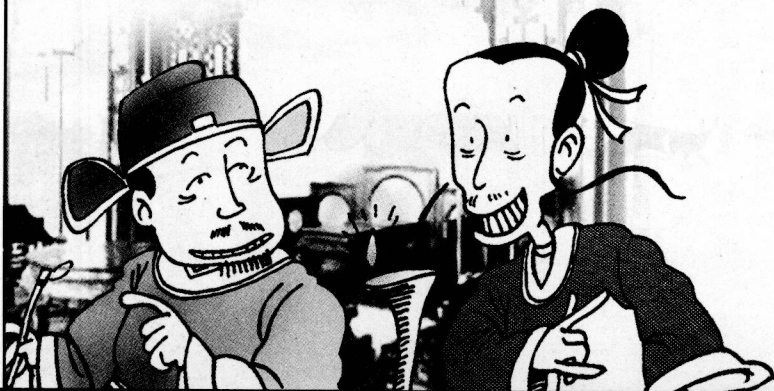
这一年安东县地
面上很是热闹，刚上任
的向知县，一连审了好几
个案子，其中就有牛
奶奶告牛浦郎谋杀
夫命一案，这牛奶
奶告状不准的事很快
就传开了，说是向知县与
做诗的人相好，放着
人命大案都不问，
传到了府里，府里
就把公文递到了省
按察司。



这按察司姓崔，叫幕客起草了奏章，拿到灯下细看，逐字推敲，念出声来：『为特参昏庸不职之县令以肃官方事……』忽然有一人『扑通』一下跪在面前，崔按察一看，原来是他门下的一个戏子，叫做鲍文卿。按察司忙问他有什么事，鲍文卿便一一道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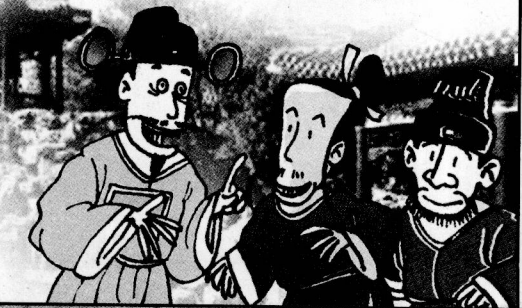


原来鲍文卿自从七八岁开始学戏起，学的就是向鼎向知县做的曲子，他敬仰向知县是位大才子、大名士，况且这件事也是因为敬重斯文而起，所以求按察司免了他的参处。崔按察听罢此言，惊讶他倒是个爱惜人才的人，便决定免了向鼎的参处。为了让向鼎知道鲍文卿救他之事，就写了一封书信叫鲍文卿送去，让他能得几百两银子的谢钱，鲍文卿忙磕头谢了。





过了几天，崔按察派个渐没把鮑文卿送到安东县，向知县拆了书信一看，大吃一惊，忙请鮑相公相见，鮑文卿青衣小帽，走进宅门便双膝跪下，叩头请安。向知县连忙双手相搀，还要和他分庭抗礼，他说什么也不肯，请他坐他又不肯坐，只是垂着手退到廊下，向知县只好叫管家出来陪，他才欢喜了，坐在管家房里有说有笑。



次日，向知县在书房里备了酒席答谢鲍文卿，并亲自把盏陪席，他却跪在地上不敢接酒，也不落座，向知县无奈只好叫管家来陪他吃了，吃罢又来谢赏。向知县按崔按察的意思送他五百两银子，他却一厘也不肯收。向知县实在没有办法，只得写个禀帖，把情况写明了，又留他住了几天，就派人送他回去。



按察听了这些话，又好气，又好笑，只说他是呆子。又过了一阵，崔按察升任京堂，把他带到北京。没想到一进北京，崔按察就病故了，鲍文卿没了靠山，只得收拾行李，回到了南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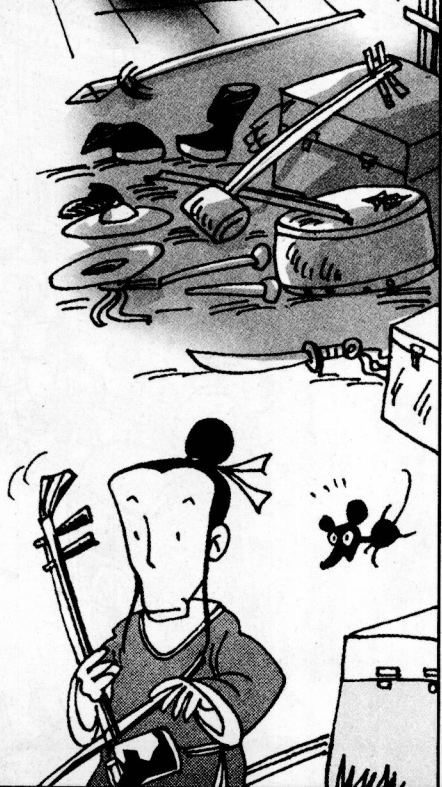


这南京本是太祖皇帝建都的地方，金粉楼台，繁华无比。秦淮河上，画船箫鼓，昼夜不绝。两岸更有大小酒楼茶社，招得四方宾客。到了晚上，酒楼上明灯闪闪，如同白昼，秦淮河上来往船只，彩灯高挂，船上不时飘来乐声，凄清委婉，动人心魄，惹得河房里人家的女儿，穿了轻纱衣服，瞥了茉莉花，卷帘档细听，这时灯船鼓灯响处，香雾与月色烟光合成一片，真如仙境一般。





鲍文卿家住在水西门，祖传几代都是戏行。戏行的祖师爷叫老郎，供老郎的地方叫老郎庵，庵里有石碑，他祖父的名字就刻在第一座石碑上，所以是世家子弟。鲍文卿回到家里，先料理了家务，就把乐器都搬出来检查，有断了弦的，有坏了皮的，布满了灰尘。检查完毕，他就到专管戏班子的总窝边的茶馆去会同行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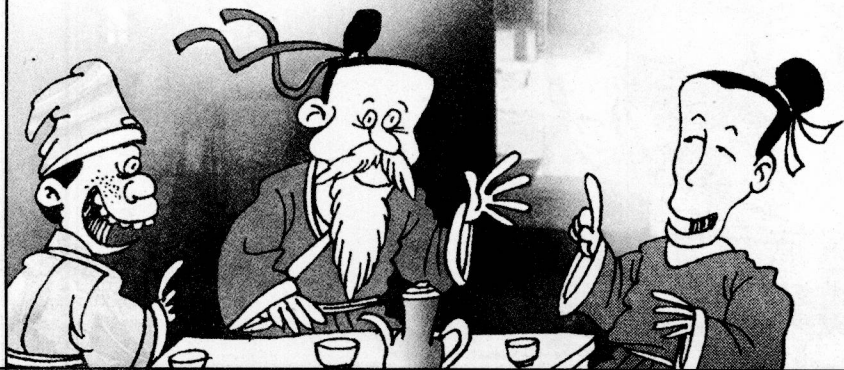
才到茶馆，看见里面坐着一个人，身材不高，一脸麻子，头戴高帽，身穿宝蓝缎长袍，脚下是粉底皂靴，正在吃茶。原来是他同班唱戏的钱麻子。两人打了招呼，鲍文卿便说：『我还疑惑是哪位翰林科道老爷走错了地方，原来是你个老屁精！』钱麻子明白鲍文卿嫌他穿着读书人的衣裳不妥，忙说：『文卿你可不知道，那是二十年前的讲究了。南京这些乡绅人家有喜事，我们只拿一副蜡烛去，凭他多大的官，也只坐在下面。如遇几个学里的酸秀才，我眼角也不看他呢！』



鮑文卿打趣他不安分，来生还要做戏子。于是二人一边嬉笑一边吃点心。这时，外面进来一个人，头戴浩然方巾，身穿酱色绸袍，手持龙头拐杖，一步三摇走了进来。钱麻子喊道：『黄老爹，这边吃茶。』黄老爹与这两位一一见过，便问鮑文卿什么时候回来的。



鮑文卿見他也是讀書人打扮，十分看不慣，不覺又提起當年老爹做了一出《茶博士》的往事來。黃老爹却早已不做戲子了，每天來注在鄉紳之間。鮑文卿忍不住說：『像老爹拄着拐杖，緩步細搖，這「鄉飲大宴」就該是老爹來做！啊呀，錢兄弟，你看老爹這個體統，就是尚書侍郎回家，也不過這個排場了！』那老家伙不知是嘲笑他，反洋洋自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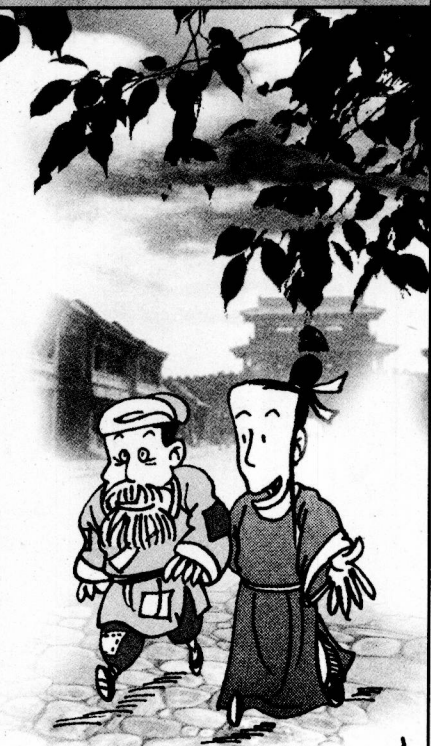


鮑文卿对这些怪现象看不惯，但他想找几个孩子起个小班子，不得不到处虚以应酬。这一天，他走到鼓楼坡上，迎面遇见一个人。此人头戴毡帽，身穿一件破棉袄，脚上一双烂红鞋，花白胡须，约有六十多岁，一副穷困潦倒的模样，手里拿着一张破琴，琴上贴着『修补乐器』的字条。



鮑文卿上前拱手行礼，想请这位老爹帮忙修理。原来这位老爹姓倪，家住三牌楼，听说鮑家有七八件乐器要修理，就答应后日到鮑家去修，两个人到茶馆吃了半斤茯苓糕，就分手了。





到那天清晨，倪老爹一早来到鲍家，吃过茶点，开始仔细修理乐器。中午，鲍文卿陪他吃了素饭。到了下午，鲍文卿感到过意不去，请他上酒楼吃酒。这家酒楼里菜肴十分丰富，倪老爹怕鲍文卿破费，只说就吃个便碟，鲍文卿觉得不太恭敬，就叫堂倌先拿一只鸭子下酒，再炒肉片下饭。鲍文卿起身替老爹斟上酒，二人对饮一杯，就攀谈起来。



这位倪老爹也是读书人出身，二十岁进学，当了三十七年秀才，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，一天比一天穷，儿女又多，所以不得已靠修补乐器糊口。鲍文卿素来敬重读书人，对倪老爹家事十分关心，就细问起来。倪老爹说到伤心处，凄然垂下泪来。

